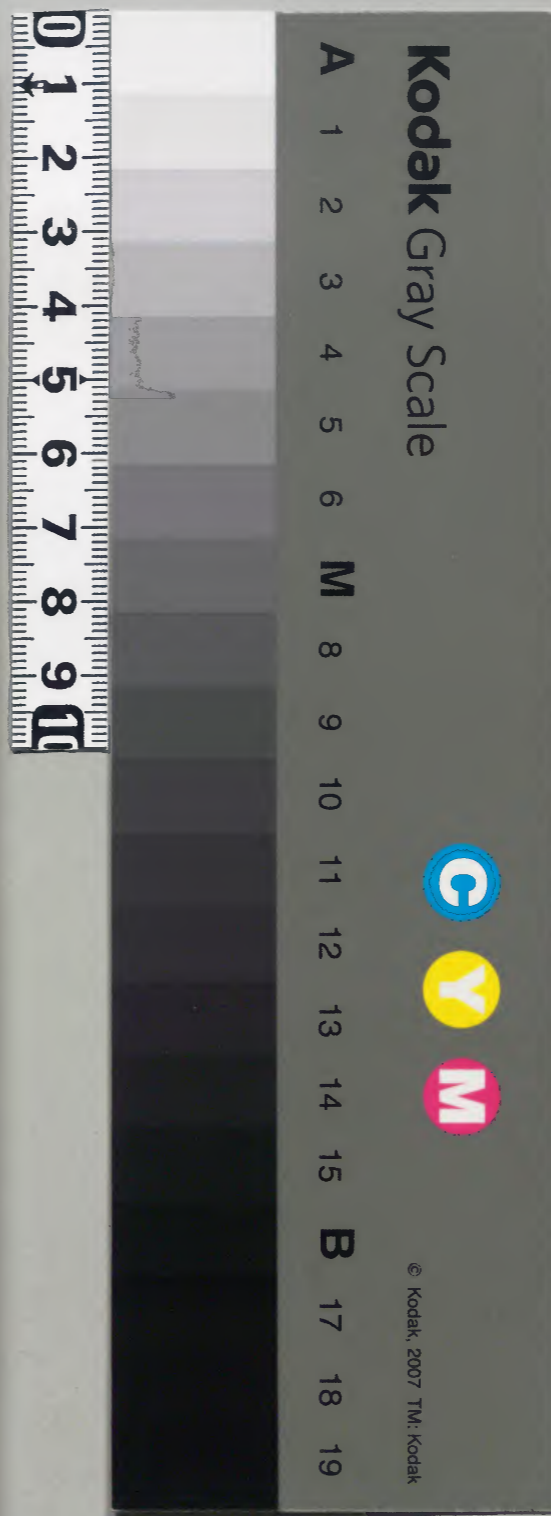


國史

十一

内閣文庫	
番 號	和 32923
冊 數	26 ( 11 )
函 號	150 23

内閣文庫			
一五〇函	二六	三二九二三	和書
六架	冊	號	類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57

前田上秋毛利傳第

卷三十三

加賀侯前田利長右大臣常道直後也

聖德太子

尾織申氏為荒子城主父利家當信長時謀略超衆

積功封能州及越府五万石以女妻其子利長信長

薨諸將爭權利家從柴田勝家軍于柳瀨以欲伐秀

吉吉襲敗勝家入越府見利家使利家平加州

勝家所封之地也於是平加州入越中佐成政

獻越中求降秀吉与利家金澤為筑前守賜羽柴氏

曰我故所稱封利長于越中利長又從伐九州為左

少將小田原之役父子踰碓氷降關東諸城會九戶

157

前田上秋毛利傳第

卷三十三

加賀侯前田利長右大臣加賀守父利昌仕

尾織田氏為荒子城主父利家當信長時謀略起衆

積功封能州及越府五万石以女妻其子利長信長

薨諸將爭權利家從柴田勝家軍于柳瀨以欲伐秀

吉吉襲敗勝家入越府見利家使利家平加州

勝家所封之地也於是平加州入越中佐佐成政

獻越中求降秀吉与利家金澤為筑前守賜羽柴氏

曰我故所稱封利長于越中利長又從伐九州為左

少將小田原之役父子踰碓氷降關東諸城會九戶

政實又與越後族共之南部應長二年利家進從二  
位大納言利長從三位權中納言秀吉薨遺命神祖  
與利家等以大老輔政神祖居伏見典軍國之事利  
家居大阪理內事抱孺子朝諸族餘無所掌獨有号  
名已奉行三成欲專權攝利家于神祖利家知之益  
厚其交言從向嶋且曰我且夕就木將軍善輔孺子  
利長弱敢煩將軍利家卒贈從一位長子利長嗣有  
加越二州之地分能州封中子利政為侍從能登守  
初利政不悅神祖輔政以為不利于孺子時過其父  
欲害之利長以為非神祖無安天下知利政之計以

身防之不得發是時諸族歸利長者與神祖中分利  
長曰是非前由氏之幸不若避之以新三薛歸國盡  
以其室行而遺利政之妻利政恨之未成知利長舉  
室行使神祖言利長與忠興將又又會淺野長政  
事起於是神祖將伐利長數忠興曰曰此咸于成  
所為欲變動諸族耳日者臣諫利長曰主幼國危天  
下之權必有所歸得其所歸則榮不得其所歸則危  
亡從之惟若計何出利長曰如何臣曰內府得衆心  
于成久典樞機天下信之天下之權不歸內府則于  
成也君將何從利長按劍怒曰今日之事寧取危亡

知王成哉以是觀之不為王成所誤必不背將軍神  
祖然之使人責利長以下廢老五年使其相橫山長知如伏見  
見神祖曰昔者大閤命公与我先君同心輔幼主先  
君臨終命寡君以事將軍寡君背將軍是遺君与父  
也寡君不然倍臣亦面受我先君之命若見其端止  
之爭之死而後已且寡君承先職日淺不慮天下之  
言乞告歸國者以深信將軍也今聞將軍有意督過  
恐使臣受將軍之所欲于寡君唯將軍命之兵神祖  
曰無故奉母歸國聞有人告變事不來面謝何言無  
反長知謝曰臣慮不及此臣意雖此二者寡君不敢

遣將軍之令然非使臣所得專明年春利長送母至  
神祖曰侯前因浮田上杉二侯請今後辱至此謂二  
侯何若終其患請暫東遊以止人之言天下聞二家  
相親諸侯莫作非者國家之利也利長許之遣母与  
大臣之子及其出細川忠興之子忠利于江戸神祖  
悅以孫女嫁世子利常以下廢老五年利長弟也利長與子故  
立以為世子以下廢老五年越後兵自津川入未行會  
王成作乱約利長攻其西神祖攻其東使人于小松  
聞王成兵在小松利長怒欲攻之利長謀臣咸曰小  
松城固兵精攻未必克不若先取大正寺出于越

知王成哉以是觀之不為王成所誤必不背將軍神  
祖然之使人責利長一使其相橫山長知如伏見  
見神祖曰昔者大閤命公與我先君同心輔幼主先  
君臨終命寡君以事將軍寡君背將軍是遺君與父  
也寡君不然陪臣亦面受我先君之命若見其端止  
之爭之死而後已且寡君承先職日淺不慮天下之  
言乞告歸國者以深信將軍也今聞將軍有意督過  
恐使臣受將軍之所欲于寡君唯將軍命之兵神祖  
曰無故奉母歸國聞有人告變事不未面謝何言無  
及長知謝曰臣慮不及此臣意雖此二者寡君不敢

遣將軍之令然非使臣所得專明年春利長送母至  
神祖曰侯前因浮田上杉二侯請今後辱至此謂二  
侯何若終其患請暫東遊以止人之言天下聞二家  
相親諸侯莫作非者國家之利也利長許之遣母與  
大臣之子及其出細川忠興之子忠利于江戶神祖  
悅以孫女嫁世子利常一利長弟也利長無子故  
會津之役督越後兵自津川入未行會  
王成作亂約利長攻其西神祖攻其東使人于小松  
聞王成兵在小松利長怒欲攻之利長謀臣咸曰小  
松城固兵精攻未必克不若先取大正寺出于越

空國也。易定。越定則小松壁猶探物于囊中。利政不悅。利長質母江戶。於是諫曰。若為身計而不知有幼主。為天下所笑。利長曰。不然。三成欺天下之言曰。欲去內府而安幼主。諸侯信其安幼主而不知三成欲代內府。惑之甚者也。長重雖為三成所誤。終必歸內府。且我不謀天下之事。老夫人在江戶。必從內府。長重伏兵擊利長于今井湖。候騎誤以伏之。未發者為加兵告長重。乃歸小松。利長分兵絕小松之救之道。攻板大正寺。是時大谷吉繼軍于北庄。逢利長妹之夫中川宗伴。叔宗伴不使如加賀。使遺利長書。

曰。內府戰敗入吉田。三成集舟于敦賀。千餘艘將襲金澤。利長信之。引兵。又長重又追擊利長。已知為宗伴所欺。又會土方雄久持神祖書。未徵兵使人召利政。詔其下曰。豐臣公遇先君。曾子。今又為其孤興兵。縱不能助。忍攻之哉。前為兄一出。夫可復耶。補病遣其二相。利長至越會。三成敗。天下悉歸神祖。奪利政長重侯。使利長盡有其地。利政去如京師。彈三絃自樂。曰。以此代一州。秀賴治之不肯往。慶長七年。利長之江都。十一年。城名護屋。秀賴母淀夫人遺書利長。欲興兵。利長大以為憂。使上之。補病

德祖往于板橋以待

傳國于利常。於是神祖不憚，台秀賴于二條。甲寅，取相治長稱秀賴命。利長會病卒，贈正二位大納言。初，長重再襲利長，幾破其軍。青木重治約以北莊降，已迎大谷吉繼。然利長見神祖，請二子免其死。以其父前救成政死，世謂前田氏有仁焉。富田信高弟信定仕關白秀次，死。信定語人曰：我以某日死，從先君于地下。迨期，觀者毀墻入，有親友持酒未飲之，醉卧久之。吏傳記至，信定拭目熟視，曰：教曰事關白者，一不得死。令如此，不可犯。乘轎去，觀者慚且罵。利長聞其不死，予之刀石，邑不受。親駕往迎，攻大正

寺，以其屬前死。城因是破。是時咸稱其善，知人利常生不能言，乳母獨知。舌著脣，割之能言。利長悅，為嗣侍從，筑前守。賜松平氏往朝二都。於是代族如江都，為左少將。上阪相所遺先君書為先鋒，至阪。德祖將移營，出令軍中無得動。時霧不辨咫尺，加將為敵出前，爭山不見一人。江越見之，爭進。傳城死傷甚多。明年自固山擊敗大野治房，治房燒火藥走，遂進入城。斬首三千二百，以功進參議。賜二將爵。明年上遊其邸，寬永三年從朝京師，拜中納言。八年金澤災，十年傳國于子光高，割富山封仲子利次。大正寺封叔子



利治光高立建祖廟于金澤上女為夫人正保二年  
饗執政坐酣起入為小臣拭之大臣以病聞立幼子  
綱紀字中和憲宗時綱紀台講中庸拜參議從三位  
上以女嫁世子吉德而遊其第德宗時綱紀年八十  
餘傳國于吉德而卒信宗初參議吉德歸國涉河溺  
死子宗辰立宗辰弟重熙重清重基咸相及有國  
富山族利次子季久憲宗時收高田修增上寺其子  
利興利隆亦相繼而立世至從四位下  
大正寺族侍從利治無子弟利明代族卒長子利重  
給事于中者立次子利昌分墾田為族憲宗厥代命

利昌及織田秀親典饗王使秀親少利昌輕辱之利  
昌殺之歸謝其母就死于龜山邸一年利重為上造

少口門卒綱紀子利章立

利長少弟利孝三成以能列地方石為利長母湯沐邑利長与上方重人取其七日市以便于事遂以其地及利孝  
從其母居江都從阪之軍有功

為光陵防火使自利孝六傳至利方當德宗時

朱澤族上秋景勝長尾政景子輝虎出也源尊氏少  
子基氏為東國總管治鎌倉上秋憲頭佐之憲頭以  
未治事四世為人所敬服至基氏曾孫持氏富強多  
失礼于京師大將軍義教聞上秋憲實怨持氏不從  
已之言歸平井群臣疑恐遣將誅持氏從是上秋氏

霸關東立世至憲政天下大亂北条氏康強伐憲政  
六々逃奔越後初長尾氏為上杉氏相世雷守越後  
輝虎其後也貴節俠趨人之急西擊至越前南与甲  
君晴信爭強及憲政至後修君臣之礼為興兵擊北  
條氏嘗至小田原憲政悅与之上杉氏使為管領氏  
康家越兵質少子景虎求平輝虎以為小田原竟  
不可得竟以景虎為子許之平後誑殺政景養其子  
景勝撫其衆輝虎死景勝攻殺景虎有其國憲政亦  
死兵於是隣國交未侵伐以野東賂武田氏獨有越  
佐及奥羽西邊天正十年尾益強滅甲六月明智光

秀秋尾君景勝畧地取川中島十一年秀吉入越前  
卑辭厚礼求平景勝不可十二年秀吉取越中  
從石田三成木村重滋二人如墜水捕使者見景勝  
定約而去十四年景勝如京師秀吉詣舍飲酒屏人  
曰秀吉起自微賤非將軍拚節尊敬無訕天下公幸  
為秀吉之地景勝許之如其言除參議十八年与加  
賀侯攻破碓冰徇降十餘城還屠八王子小田原平  
引兵北取會津与利家籍奥羽之田伊達政宗望秀  
吉奪會津誘會津民作亂景勝捕渠魁斬之九戶政  
實反与利家往救南部庄内民仍之作亂景勝利家

遷誅之文祿元年如名古屋受神祖節度既為中納

度海城金山

言代小早川隆景為大老四年移會津封百五十万石猶有庄内佐渡其餘盡除秀吉薨先令轉孺子久之三成免奉行歸國景勝午三成善於是歸城神刺原修城堡通橋梁治道塗畫台故蒲生氏之士隣國見以為欲反初堀秀治代景勝侯越後爭夏相不相善恐午之接境率兵併使其相詣伏見上變事神祖使人就問且徵朝景勝見使者曰景勝未審將軍之言夫遷神刺原者無續上言得許已許遷焉不城何居城何疑焉四隣所告為反者咸新國之政且以

會津午天下抗衡于新山寨路午民休息猶恐不固而修橋梁以延敵起徭役以疲民午景勝前遷會津時賜立午不朝以國家多事未及辭去會大閤慶戒景勝仗兵威繕守備謹政令九戶不遠汝宜鑒諸令未暮年政教未徧守備未固兵甲未全不當翻然中廢就路然將軍必要入朝願午告者同徵對質伏罪雖死無憾若將曰汝實反速未置對景勝不能入不測之地午孤擯同執將軍又曰共謀朝鮮今幼主新立人心不安愚夫輓婦猶知不可况於將軍乎力無此事而以景勝信之乎婚嫁之令將軍自令自棄犯

約背誓將軍自知如此令天下無失約束難神祖於是知其反有由下令伐會津伊達政宗先掃蕩拔白石救之不及戰柳川取旌旗惟幕神祖至小山聞三成之乱而留秀康于宇都宮引兵西初最山義光与約受金已合諸侯攻會津於是諸侯解散令兼續往伐明年夏景勝見三成死天下無可与成事者因秀康請服秋朝京師兼續曰約束未明止之不可七年奪會津食米澤三十万石八年朝江都德祖遊其邸至暮而罷諸侯聞之曰我輩無患於是城皇宮江都高田甲寅攻阪至鳴野下令人執土囊聞鼓即集別

遣一校尉除道造橋觀者笑之俄土囊潮至填水而進城兵爭之不及竟敗鳴野上賜書杖原親憲須田長義鐵安忠島津久峯賞其功乙卯至京師有告古田重勝反者扼淀水備之景勝雖見遇厚不得復封卒景勝幼在輝虎側見二士迂命立斬之重尊寡言無見其笑者臨陣發奇非所長也景勝卒子定勝立定勝殺兼續滅其家後從朝京師拜左少將部松平長重松平憲良水谷勝隆仙谷政俊城江都定勝卒子繼勝立繼勝寬文中卒先令保科正之中子為嗣正之夫人之父也不可曰均之雖異姓哉不若三妹

之子立吉良義央子細憲朝廷以請後不如法削福  
島以東十石上秋氏益衰憲宗時細憲父義央  
為仇家所殺細憲欲伐之咸曰君為上秋氏死即死  
為吉良氏死臣等不知止不得出上聞焉遣大臣吊  
焉細憲益慚不朝傳國于子吉憲年壑田万石于次  
子勝周吉憲時造石城自銅門至田安享保中卒子  
宗憲立後江都隍十餘年卒弟宗房立

<sup>秋</sup>秋族毛利輝元者因幡守大江廣元後也廣元為源  
賴朝謀臣食邑相毛利因氏焉子孫中從執事吉田  
有興元者當足利氏之末興元卒孤子不能自通以

兵舊尼子晴久孤子死晴久欲舍孤子之弟元就立  
已所親善元就乃如京師得見大將軍襲封還歸附  
大内義隆於是与晴久為深讎其後陶晴賢弑義隆  
元就誅晴賢為義隆報讎亦伐滅尼子氏山陽自播  
山陰自但以西悉取之元就七子左少將隆元早卒  
輝元父也元春承内兄吉川興経後食雲伯隱三十  
万石隆景為小早川氏元清為穗井田氏元康大藏  
大輔元政為天野氏少子秀包侍從治部大輔皆將  
兵克戰助輝元雄于西方輝元既代元就為右馬頭  
是時大將軍源義昭為織田信長所敗隆景迎之以

謀納京師信長兵因是益西其將秀吉除浮田秀家  
取但因侵伯耆備中輝元恐納二州和會信長為明  
智光秀所弑秀吉將歸討賊諸將以為有天助將伐  
秀吉隆景獨為不可固止使秀包帥弓砲與共討賊  
以為輝元親至曳兵而走於是秀吉代藏田氏号  
令天下德毛利氏尤重其言自參議遷中納言  
年伐平九州以筑前封隆景久留米封秀包明年輝  
元朝京師小田原之役輝元叱聚樂隆景叱清洲廣  
家叱岡崎以待已而隆景用其謀破小田原其後輝  
元秀家將二十万兵伐朝鮮詰在其事中秀吉薨遺

命輝元東三十三州内府掌之西三十三州輝元  
掌之已輝元望諸侯附神祖而預三成之謀三成敗  
恐歸國慶長五年如大阪與神祖結為兄弟請從遺  
命會津之役使廣家從軍是時僧慧瓊歸自沢山至  
大阪與廣家謀召輝元大谷吉繼謂慧瓊曰内府克  
會津非少主所得割也廣家率未行足下早歸告納  
言東伐諸侯中悔欲共攻内府納言東出景勝南嚮  
諸侯背於中雖百内府不能為之計且納言首抑内  
府天下之權安歸慧瓊曰善乃作檄傳天下示輝元  
首于車輝元養子秀元賢而有謀聞慧瓊之謀大駭

曰苟我父年隆景在不及此使人止輝元不聽  
三成遂推輝元為盟主諸侯兵十餘萬屬之輝元乃  
年養子秀元三萬人已子秀就萬人守勢多秀元屏  
人曰公擁少主居大阪遣臣迎內府公天下  
無不聽而後擒三成易於及掌禍固可為福敗固可  
為功輝元將許之堅田兵部曰當大閣費內府定宰  
相之封且以少者故不能無自疑恐為內府討不為  
毛利氏計宰相之言不可用輝元乃止不許秀元  
知其不可諫曰公不與內府猶有一計使臣奉少  
主行萬一或濟不然為之禽輝元又告兵部曰曰

大閣同愛宰相過於金吾天下知有宰相不知有公今  
縱不能逐之擁少主三大功天下非公之幸也輝元  
乃趣秀元行秀元行見三成下馬語曰從內府東者  
非起于行也敗之之餘也非大閣之德安從得尺土  
之封也今之計莫若少主親將役輩見少主親將毒  
矢慘砲不忍射之堅及利鋒不忍推之投兵伏陣前  
如是不戰天下可定上策也諸侯至自江戶居清洲  
使一大將疾走至豆州塞函關之道首尾不相屬聲  
問不相接將疑將懼諸侯戰慄爭先歸降如此關以  
西非敵之有中策也觀兵于美尾之間攻城略地曠

日弥久諸侯内顧比内府至無敢當鋒下策也足下  
為如何三成曰若言大善然事不至此諸侯今棄内  
府而未内府失諸侯必請平薛如大阪秀元仰天大  
息曰西諸侯我之屬也當内府之東從之如市曾無  
一介相告此輩目中已無毛利氏誰肯棄内府歸我  
不知死所既三成敗秀元引兵歸大阪輝元雅不  
善增田長盛恐其賣已出西城歸私第剃髮委國于  
秀元請平直政歸執使秀元侯命神祖怒不請而  
行將使世子往擊因直政言得止除二備執因伯雲  
隱石筑之地使食周長三十七町石治于<sup>秋</sup>初輝元

先稅八州為軍用新封諸侯福島正則等到國不得  
歛一錢遣使求之不能償言之朝事曰急將相會  
議謀之無發言者益田牛庵曰宰相之地半于國  
焉為國於是輝元屬秀就于秀元曰此子才立之不  
才子其竟有之秀元因辭封救國之急欲全二州反  
之于秀就侯四年歸長府慶長十三年侍從秀就  
賜松平姓為長門守城名護屋與皇宮十九年與秀  
元攻阪至天滿明年又往會城壞元和申輝元愛火  
子就隆与之德山為侯是時籍二州得七十町石以  
欲增賦本多正信典長門事却之曰如此後不能供



寬永二年輝元卒三年秀就從朝京師為左少將秀  
就性愚寵阿曾治因幡大為姦邪國相發其罪誅之  
秀就不能救而心不忘聞國不給賣所愛牛然人不  
信之以為自悔秀就卒子綱廣立綱廣老子吉就立  
吉就卒弟吉廣立吉廣亦無子以長府族綱元子吉  
元為後德宗時起舟師逐蠻人吉元卒子宗廣立寬  
保中塞決河立碑勒功

德山族就隆城下松遷之卒子元賢立憲宗時元賢  
卒庶兄元次字善長立為上造根津祠元次往未過  
阪指名士宇都宮由的等相見館舍以好學聞于世

正德六年以捕宗國民三十六人繫諸獄求之不與  
執實之新庄國除地入宗國後德宗見元次詩閱焉  
秋族亦慙欲出之享保四年秋族請元次雖無禮輝  
元甚愛其父臣不忍絕後臣願以德山三刀石封元  
次子元堯奉其祀以養元次上許焉元堯于加納  
立為德山族元堯弟廣豐見今為族

參議秀元清子也元清初承穗井田氏數拒秀吉  
秀家軍輝元當納質于阪秀就未生立秀元為嗣子  
遣行後秀吉還自名古屋至柳浦風起舟將覆人或  
曰毛利氏及至小倉觀其變然舟不可行將吏不知

所在是時秀元知秀吉在海中親駕求秀吉與俱載  
歸秀吉是以益信毛利氏而愛秀元與之姓拜侍從  
秀元年十且而我兵敗于晉州輝元病不能恤軍事  
秀元代為總督屬晉州斬首一刃所嚮無有功於是  
起其父元清為總督台秀元妻以納言秀長女進參  
議秀吉意輝元既有子秀元不得立割雲石伯隱四  
州封之為山陰總管龜井南條宮部三氏皆屬之非  
其好也迨秀元薨固請還之神祖賢之為言輝元封  
之山口二十万石輝元益不憚黑田孝高知士也見  
輝元無常謂輝元所愛僧慧瓊曰擢士疆而舟行者

以力之存也元清隆景雖亡毛利氏安者以德之存  
也從是以往毛利氏其危哉幸有秀元不能善之有  
如風起力竭我不知能濟否輝元欲與三成秀元諫  
之不可乃謂曰必欲伐內府臣請奉少主行秀秋惡  
三成而親內府雖拔伏見不可信高次不欲出質子  
必為後患臣請誘而執之輝元不可諾三成不  
可八月以諸侯兵拔阿濃津至大垣欲襲國山三成  
不可會神祖至引兵登南宮山以吉川廣家之謀止  
不戰詔在廣家傳三成已敗慧瓊亡歸秀元秀元道  
糜針嶺至沢山下慧瓊見東兵求已急秀元兵並行

不戰恐為賣亡往京師所誅是時黑田長政望見秀  
元欲與俱見神祖秀元不可歸輝元于大阪神祖許  
平使食周長二州秀元代戾已立秀就退居長府往  
未佐秀就々願之上籍于朝直為輝元後不言受  
國于秀元々以不為怨每朝必從其後甲寅見土  
井利勝請從軍利勝曰命出自駿府不可改乃見水  
野忠元曰臣前娶大閤之弟之女秀就今娶上之從  
子生子與前不同且忘庚子之德哉臣之報効在子  
之一言忠元曰我賤不預謀且也有變覆宗無及秀  
元正色曰大丈夫結友為緩急故也子以我為賣友

者忠元乃遂具告得從軍明年秀就不時出秀元知  
不可諫發長府兵先至秀就是以不得罪阪兵在播  
攝之交秀元不擊入長良攻得阪舟門于極樂橋斬  
首三百秀元善事二祖太宗以善茶事尤幸之卒子  
光廣立分火弟元知墾田万石嚴宗時給事于中光  
廣死之明年元戾綱廣與之清末二万石光廣子曰  
綱死々卒孫元朝立不久為宗國嗣子以弟元矩  
為長府戾德宗時卒幼不應置後從清末嗣戾匡廣  
于長府以万石封其次子匡平為清末戾是時松本  
戾水野忠恒病狂易見匡廣子師就于朝擊傷師就

因病不出後代父侯卒弟匡敬立  
史臣曰智不可顯必也慎其所身而後可獲全加賀  
侯聽忠興而不從身之言國因以興米澤侯本強寡  
援掩干權臣執侯不信參議之賢林兵部幾亡夫三  
侯以大老擁數州之地或東或西以成神祖天其為  
之天其為之

堀尾生駒中村淺野前田傳第九

卷三十四

堀尾吉晴尾上郡人也父吉久宗彊雄于鄉里結豪  
長者保聚盜賊不敢侵其縣吉晴以膽力事尾秀吉  
用為將大破雜賀賊拜常力數增食邑定食沃山四  
万石屬于秀次天正十八年以山中功封濱松十二  
万石會九戶政實反与蒲生氏卿往討吉晴獨取深  
入攻降九戶明年秀次攻九戶吉晴降九戶士三百  
人斬之獲政實秀吉將薨謂中老吉晴一正一氏曰  
大老奉行不和中老居間勿使生事既大老奉行遺  
神祖書曰大關之約勿擅封城邑婚嫁勿不告勿以

私敗公事今內府以越府与堀尾吉晴以川中島与  
森忠政又結婚于仙臺侯阿波侯清洲侯不同受命  
于薨未踰年背棄不守不可以令天下神祖答曰我  
不知諸君所以責我夫令所言、非命者以奉遺命  
為違令乎封二侯大閔遺命諸君所知也人有子男  
不無室家幼主不親政不訪諸君誰告以此為違命  
乎夫婚嫁未得報可則行不可則止耳唯是諸君不  
欲我預事耶我常歸江都留秀忠聽命于朝此在諸  
君中老吉晴等常憂三成將作乱於是相謂曰內府  
東歸不協孰大焉遺命所言是已使大老奉行盟釋

前事神祖第在中島三成謀燒之前田忠廣告吉晴  
、乃言利家從第于向島三成後謀以水注之遂  
請居二城二祖深德之會將伐會津吉晴會中老奉  
行止之不聽、吉晴子忠氏從軍留吉晴于濱松觀  
三成之變是時加賀江秀望稱秀賴使者至江戶欲  
刺神祖、怪使謁者不得通秀望還逢吉晴之越  
府以為知三成之謀要与宿池鯉射吉晴所善水野  
忠重供具未飲主人秀望已不得志見吉晴等醉將  
睡刺殺忠重吉晴驚起摔其頭未斷忠重從者爭入  
擊吉晴、足蹴燈、滅竟斷秀望頭逃神祖在小

山聞吉晴殺二子逃命收忠氏初德祖屢忠氏聞三  
成反欲納東人干濱松開山內一豐實于吉田以乃先言為  
已功於是德祖曰吉晴不與賊假令有之忠氏不為  
不收之既知秀望所為使從池田輝政西出戰合渡  
拔岐阜迨神祖至固山出擊敵于抗瀨明日守固山  
攻大垣神祖誅三成封吉晴雲隱二十四万石母何  
老忠氏代族天壽樹主適阪使徒役負鋤道舟神祖善  
之而惡筑前族所為筑前族連砲並河行云慶長九  
年忠氏卒吉晴復起為族十一年攻克飯山十六年  
忠氏子忠晴從神祖如京吉晴復老立忠晴吉晴薦

士于諸族百餘人或譏以為列族為處士遊說不亦  
鄙乎吉晴笑曰我知其賢不能盡容為之者欲少得  
其力耳吏請稅佐陀江魚不許曰欲其死而奪其樂  
誰為我用致仕一年卒甲寅敵襲破我兵忠晴奮擊  
敗之于籠嶋救秋田族克今福代米澤族守鳴野上  
聞之曰此不愧其父祖也明年葭兵至阪會城壞諸  
族殺敗卒為功忠時獨以為妄殺人禁之寬永十一  
年卒無子國除野村以心請立族子不許然以心請  
之立十餘年至憲宗時憲宗嘉以心之忠予之也上  
二祖賜堀尾氏書以心前途火失之恐堀尾氏竟絕

不言於是伏闕請罪上益歎以為以心不愛身也  
生駒一正父曰雅樂頭親正一從秀吉起封高松  
以忠貞不渝為中老而潛事神祖以秀吉薨之年卒  
一正代為中老雅樂頭遣子左近將監正後從伐會  
津正後既行三成徵兵攻田邊一正與蜂須賀家正  
謀曰不與必生毒于我乃少年之兵形遣兵不肯攻  
田邊發砲作虛聲已神祖聞其出兵留正後至鎮不  
遣一正奉書言不得已以為誠出之三成死以正後  
三功封讚十七万石既父子從家江都城江都賜蠲賦之半  
慶長十五年正後代父為侯致徒佐興作甲寅從攻

阪明年出兵會城敗元和七年正後卒子高後代立  
高後闇弱委前野助右政娶和政事土井利勝女為  
夫人助右佯稱利勝言之易置故將吏縱恣專權特  
者乃死又遣爪牙吏于讚多取于民間衰官吏不自  
安家監生駒將監上書言之下吏治之助右不服將  
監出一牘示之助右曰是我書也又出教書曰是亦  
汝書乎於是助右之姦盡露寬永十七年夷助右三  
族以高後不能治國從食由利乃右子孫今猶比諸  
侯云

中村忠一者秀吉中老式部少輔一氏子也秀吉出

小牧紀人襲泉一氏常以寡碎衆擊破賊小田原之  
役拔山中於諸將一氏功為多秀吉取衣三斗神祖  
及一氏以其一使神祖賜秀次曰汝庶幾如納言之  
威惠已從一氏封駿府十四万石備東方之變明年  
討九戶監秀次軍至國分寺追神祖伐會津一氏以  
為中老相与止之曰將軍不可棄幼主而遠出將軍  
發怒于兼續答承允書誹謗將軍也兼續專用會津  
而不知天下之事足与較哉且其言信則朝明年朝  
復何求若不信于伐之未晚畿内中州比年不登假  
令將軍能行恐之軍興神祖不可發兵東出時一氏

病篤歸駿府謂家監橫田村詮曰大闇命我備東万  
之變不可館内府於村詮家上食乘輿往見口竟不  
能言月餘卒時子忠一僅十歲一氏使弟一栄以忠  
一從軍攻岐阜一栄別將降大山又与有馬豊氏擊  
敵于抗瀬神祖望見曰家風存也見涉水攻壁曰此  
法當敗遣直政忠勝二子乃潰陣以一栄帰明日雷  
忠一塞大垣之道忠一乃通使大垣降相良長每  
与忠一有親也軍散封伯耆侯侍從伯耆守名康  
元女為夫人賜松平氏其後一栄死忠一益暴怒村  
詮屢諫殺之村詮子主馬奔飯山衆多帰之松江侯



佐忠一攻殺之神祖聞徵忠一、一不敢入都待罪  
臣川神祖以主故不忍致法下命曰忠一少不勝為  
國以村詮故不憂伯耆身忠一不知擅殺害良臣罪  
至重我以一氏之故不忍絕其祀赦忠一罪家監近  
藤雖殺村詮以前屢直言免死斬安井天野道家後  
三年慶長十四年忠一俄病死大臣以天野正倫子  
為族子請為族上察其偽下大臣獄中村氏絕嗣正  
倫以其子奔阪為秀賴戰死

淺野長政者秀吉之婦高臺君之從父昆弟而長政  
婦者高臺君之姊也以故見愛親諸將莫若者長政

始代父為尾射卒稍擢先鋒騎士積功勞為京兆守  
司秀吉視事後以從賤岳為大津城主從阪本定食  
植嶋二万石是時尚為京兆甚得吏民之心攻小牧  
居後軍專曲機事軍罷使奉定婚奉夫人後在從平  
九州再定服肥後以功為彈正少弼封表狹從伐相至  
富士川石田三成叩馬諫曰駿相甥舅之國也浮橋  
不可渡長政又復明言秀吉乃渡小田原久不拔長  
政以諸將徇東地盡降還降岩槻与三成合攻忍使  
人約降三成部士諸侯圖忍慙長政後至得之陽為  
有應者不聽長政盡銳攻之不克城竟不拔小田原

降使取會津与三成吉緬命道北巡自奥羽至甲信  
籍險易廣狹与民約束民咸使之至今不有更於是  
以長政長威三成吉緬正家為奉行領主天下事與  
民作乱使長政往見蒲生氏卿威言伊達政宗反欲  
襲氏卿政宗恐見長政質其謀臣伊達成實片倉景  
綱以平政宗深德之九戶政實反監秀次軍先進圍  
九戶降之秀次怒長政專許之殺政實明年以奉行  
往朝鮮還諫罷兵詔在朝鮮事中秀吉以南安不拔  
復遣長政与黑田孝高往督諸軍文祿四年秀吉以  
甲十八万石封長政詔曰始我与子約為兄弟今我

若天下不能以大國奉子我甚慚焉然亦天為之子  
其勿恨秀吉薨遺命不殺長三成欲惡長政于神祖  
与長政謀以命贈神祖淀之鯉而使已舍人告大閤  
實薨神祖將往謝逢諸途而還初長政坐家人盜鑄  
金親戚故人無敢造門神祖親往見妻子請問為秀  
吉言出之於是遣少子長重官江戶示不忘其德也  
於是三成間行大跡之既長政因本多正信見言大  
閤薨時事神祖意大解利家卒景勝謂長政曰子何  
不言内府從阪長政曰前管公已欲之而無居身内  
府曰造第易而無容從者之地且京北未得其人我

居伏見見領禁衛雖公言之恐不聽後神祖如阪長威  
正家止之曰長政与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謀去將軍  
代以利長也亦知待將軍入舉事神祖多從者入  
見因治長于結城雄久于太田以長政病不朝特罷  
奉行就國欲舉兵攻利長、政恐讒不敢歸甲去適  
武府傳國于子幸長、前已代治國年十九顯名  
于岩槻之戰此名古屋為將討肥後賊未行以伊達  
政宗如朝鮮以因其父請也然竟相失為深讎幸長  
再如朝鮮會秀吉薨以三成黜已功與諸將欲伐三  
成、以是解奉行歸沃山慶長七年又自小山擊

破三成兵于合渡毀瑞龍寺塞擊三成于關原神祖  
聞幸長戰甚力出長政詣世子軍于上田遂使如奧  
三成誅徙幸長為紀族与長政邑五万石為世子友  
以家江都蠲賦之半幸長往耒居阪天壽至至為秀  
賴迎之致徙後城江都名護屋聞惺富先生講孟子  
至生於憂患而死于佚樂而歎曰上遇我比嶋津佐  
行心安之而忘三成病于已怠惰疾病從之危亡於  
何無有初神祖与秀吉圍茶見幸長弟長茂温石進  
之迨其舅木下家定死与之其邑二万石召使居京  
師明年長政卒割其邑与少子長重十八年幸長卒

長晟代戾甲寅與阿波戾破穢多崎連舟結營至常  
島阪將燒壁逃追至仙波填其隍和議成留長晟等  
毀其城是時淺野右近平芳野熊野賊明年破阪奇  
兵于信達阪將治房至佐野我先鋒引兵還欲與中  
軍合上田主水不可戰斬客將楯直之龜田高緒以  
奇兵突其左阪兵大破棄塚走長晟乃歸紀擊治房  
所誘反者既至阪會阪滅時正清主寡居以長晟未  
娶尚焉後以攻阪有功徙食藝四十二万石使築天  
主造清水門日比谷築之數崩少弟長重勸誅王者  
長晟曰若然罪在我也殺無辜以免人孰信我失信

不如死也子不佐我以義恐亂我宗舍義趨利商賈  
不為今人謂子如商賈必也按劍從之子何惡其名  
而私其實也始長重謀兄弟更立長晟不竟言君子  
善之而誅有功臣淺野左衛門龜田高緒亡去寬弘  
三年拜侍從于京四年子光晟為侍從安藝守賜松  
平氏九年長晟卒光晟立以三吉五万石與廢兄長  
治光晟造減俸法士大夫不悅嚴宗時乞骸骨子綱  
長立三年卒子綱長立成津山作嚴廟本坊二五門  
卒子吉長分墾田三万石與弟長堅吉長初無行買  
倡童為近侍與俱歸國左右愧與之同列以死請夫

人微為言吉長怒不見夫人行夫人自殺夫人加賀  
女也吉長後折節謹厚甚減俸法損之國人悅三吉  
初疾無子卒立從子長照亦無子以從子長澄  
為嗣給事于中長照老出紹封事德宗三年卒子長  
經立一年卒以幼國除執疾吉長請立長經弟長寔  
為三吉疾頃之卒嗣竟絕地入宗國

長重少仕德祖為米女正慶長立年子之邑後併父  
死所分邑為立一乃立十石元和八年封笠間与兄同  
日卒子長直封赤穗益三千石與水野忠善以節俠  
相許忠善為之請城赤穗上不許詔執政曰長直愧

無故墜先業欲亡如高野臣為之謀不能得于上請  
亦從是辭執政以二子治治自喜恐生事自上聽城  
焉長直老子長友立長友卒子長矩立分邑与弟長  
好元祿十四年長矩典勅使館初上野介吉良義央  
以事辱大洲疾欲中以危法疾憤欲与共死詔之家  
監乃行千金于義央而後遣疾至義央躡履  
趨出如無自容之地疾見之怪而不殺已知家監行  
千金疾雅与長矩善知其自弱剛矣吝財義央後領  
主使客詔長矩曰往者伊達政宗与兼松正吉飲酒  
輕重不相中正吉以扇擊其額政宗笑不省夫政宗

天下英雄也豈不知以扇擊額之為辱哉顧社稷重  
於身亦重於仇也故含垢藏怒以全社稷於君奈  
何長矩曰賢哉侯曰君以為賢先身後仇以為社稷  
之計客將辭義央誤長矩隨笑之怒擊之為額伏宮  
衛揖川賴如自後執長矩上即囚諸田村建頭家遣  
國崎侯圖郎出其人奪長好也遷廣嶋其日上遣侍  
御史讓長矩曰領客之職在周衛戒飾禁非儀長矩  
不思循職弄又殿陛而逞私忿大不敬上不忍下子  
于吏子其自圖長矩再拜曰如臣死有餘罪伏刃死  
明年赤穗士四十六人殺義央以其首祭其君之墓  
久之後長好也

前田忠廣者利長之族父也以文學仕尾世子為石  
見守世子見明智兵以為逃不得脫歸忠廣于岐阜  
免秀信忠廣既免秀信于厄傷不死難于京師剃髮  
改名玄以字宗与秀吉以奉行吉繼病使玄以行奉  
行事守京兆与秀賴遷阪留兵守伏見迨神祖居城  
中大老秀家不欲罷秀賴所置守備玄以不可因是  
与大老奉行有隙傾意事神祖迨秀信与三成玄以  
使人止之曰公者前代之適也背阪不為不義願公  
勿受三成之欺大老奉行舉兵臣力不能禁又不

可亡去其下郡國書有臣之名有臣之印咸臣所不知也神祖聞此語然恨不言伏見衆誅三成收其萬山城以子利宗從軍封為八上莫慶長十三年利宗有風疾親殺其相如山江之間凌暴吏民水口人捕送伏見國除從子直勝仕至侍御史博學有玄以之風

史臣曰長政之愛民忠晴之不妄殺當暴虐為俗殺伐為仁之時抑希見也三成之事中老皆存而奉行一而已矣所以然者立二者之間無治事苟自倚伏見所歸嚮也

嶋津佐行鍋島傳弟十

卷三十五

薩嶋津氏源賴朝後也賴朝子忠久以居島津為島津氏補薩日隅守護治于薩忠久孫久經拒蒙古有功嘉吉中忠國者有寵足利氏賜琉球之地忠國有孽孫曰忠良雄傑百姓畏之子陸奧守貴久滅其宗勝久有其三州貴久子薩摩守義久國益富兵強然忠久有訓不起無名之兵天正中大夫義鎮有吞九州之志軍于日州將伐薩破之有馬義直為寵藏寺隆信所困求救于薩伐殺隆信薩兵所至無不克豐肥筑隨風而靡義鎮不能禦委國于秀吉薩乃

使：未平秀吉遣二將收薩所攻取地薩不肯割地伐

破秀吉二將于瀧口天正十一年秀吉親伐嶋津氏  
豐肥筑皆降秀吉行破薩兵至出水義久乃剃髮傳  
國于弟：名義弘使伊集院忠棟請降秀吉許之削  
日州之半以義弘歸京師又召義久至与之朝宿也  
於是義久密結驩神祖：為言罷謫書獄厚資贈  
使得歸國文祿元年義弘伐朝鮮薩人作亂佐敷疑  
義久使之將執之神祖曰不然義久為之豈未就囚  
秀吉曰善使之伐朝鮮神祖曰不可義久老命在且  
久不任軍事若死義弘持喪歸又失一將秀吉乃止  
是時義弘大敗朝鮮兵明董一元據尚州茅國器曰

石曼子置兵于望津新塞之際連延數十里壁諸長  
蛇望津其首也首碎尾隨破宜先攻望津：前有  
晉江不可北而踰可以計取之偶得一女子懷中有  
書云此韓人之子願天兵勿害之使歸其家贖之者  
令公之後埋子之父有或之口無手之按諸葛鋪曰  
郭國安參謀史世用曰是我友為倭虜之其人可使  
使羅賈持書往于國安見外相拒縱火其內國安聽  
之於是明兵攻破我四壁殺明二將一元欲攻新寨  
國器曰石曼子兵盡集新寨攻之未覩可勝不若先  
取固城：已敗新寨難特立遊擊彭信古曰不然



我望其壁少烟是其敗兵未盡棄我兵衆之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者新寨已拔固城自潰一元乃不聽國  
器義弘子忠恒率弱欲代之義弘止之國器信古縱  
騎張左右翼信古卒新募不慣兵誤火木槓人馬如  
湧義弘趣忠恒伐之左右翼皆走國器以為城中無  
人自聞道襲之遇義弘而敗明兵死者四百餘人大  
敗績秀吉薨罷朝鮮軍小西行長不能去順天義弘  
与之花宗茂寺沢堅高邀行長歸又使伊勢貞昌迎  
鼓金島兵明韓以新寨之敗不敢遮擊我兵得全者  
義弘父子功也神祖欲賞之奉行請待幼主親為之

神祖曰不可國不必無事賞罰不行不可使人諸君  
必待幼主親賞其功亦待親行其罰止不刑罪人耶  
前秀吉所取薩地四万石盡与之義弘為參議忠恒  
為左少將義弘亦善三成教救其難神祖伐會津使  
人歸發薩之兵以欲詣軍會三成作乱召義弘  
不直三成欲入伏見、守見義弘前為三成而不  
肯內之義弘乃攻伏見得松平家忠首其秋九月神  
祖大破三成軍義弘逢筑前兵不得出井伊直政從  
後擊之義弘從子豊久詐稱義弘留死義弘亦還射  
傷直政然不能得豊久行義弘逃入鞆州不見人立

日殺牛馬食之至阪欲拒天下兵輝元不可乃歸薩  
其父義久怒義弘反德于神祖不之見遣鎌田出雲  
嶋津忠長請赦義弘神祖如伏見福嶋正則為義久  
言又所捕獲薩人言伏見人不納義弘與使者之語  
無異神祖乃許義久之忠恒為薩侯初義弘殺伊集  
院忠棟：子久直入庄內叛此時忠恒如阪以父  
擅殺大臣背大閤法待罪高雄神祖遣歸與共伐庄  
內又遣長崎寺澤廣高往降久直於是聞薩敗于  
關原舉兵反上使、者賜暑衣二百疋二千于忠恒  
至則已斬久直忠恒曰上屢台二君恐誅不往代父

祖者子孫之職也雖死安所避我為侯我往上之恩  
不可不謝與使者共如伏見是時更求秀家急秀家  
在薩忠恒曰秀家雖不當赦曾與臣父有盟秀家死  
臣父必不獨生願上竟生臣之父上乃赦秀家遷八  
丈嶋津氏安慶長十一年賜松平氏名家久十四年  
代琉球以其王歸賜以為附庸後二年義久卒甲寅  
阪使數輩未求救家久曰庚子之事上赦光侯傳國  
于臣為人臣子遺其大德捕最後未者致諸伏見薩  
兵至兵庫已解去明年亦不及戰又明年從朝京師  
為參議左中將寬永二年從家江都三年拜中納言

于京師賜寮御馬七年上游薩邸琉球人奏樂耶蘇  
起病不能行遣五千人叱于天草上亦使其子光久  
詣原城總督以便宜使歸侍病至則家久卒光久代  
立光久憲宗時老孫侍從細貴立為上興作上野時  
上晏起朝見日或至日中細貴見執政曰今日不見尚  
有它日不可以臣等故煩上請退執政恐不敢不言  
上從是見列侯有節細貴卒子吉貴立德宗時吉貴  
老子細豐立上以淨岩主妻之細豐曰臣子已長段  
令主生子不立主之子許之吉貴在薩見上遇今  
侯以主之故不能善之數讓細豐乃稱病不如

國薩世賜松平氏位至左中將隆彊不習當世之俗  
云

佐土原侯以久者義久從弟也慶長八年請封之佐  
土原後將城笹山至伏見卒子忠興城江都辭去至  
藤沢聞神祖將代阪信道如駿府神祖悅使居麾下  
中軍明年至阪會軍散然神祖以為疾忠興卒子久  
雄立久雄卒以久元子忠高為後忠高玄孫久柄見  
今為侯

佐行義宣者常陸人源昌義後也昌義舅平清幹為  
常陸大掾与昌義佐行後十餘世佐行氏絕上叔憲

定以子義人為佐竹氏之後而居大田焉今之佐竹氏義人後也義宣父曰義重兵強挫相兵于佐野總野之間多從之者遂取水戶使義宣居焉而已老是歲秀吉攻相義宣与結城晴朝佐野右宗宇都宮貞綱真田昌幸從秀吉將三成交忍小田原平三成為義宣白誅殺素彊悍不見使者因是誰殺豪傑三人專削常州大与三成交善既与自綱伐九戶如名古屋以兵屈神祖秀吉薨以三成序功不平諸侯欲伐三成：如阪歸于義宣備侯會津侯越後侯薩侯亦皆善三成相共往未事不可解義宣曰諸侯求

快心不顧殺身之害其勢微內府無禁之內府不弃人于急難中歸之必受諸侯親內府而恐失驩者必解三成曰諾蒙衣乘輿歸于伏見於是罷三成奉行而謝諸侯後三成以擅免奉行為神祖之罪神祖將我會津義宣軍于多珂欲襲其後東政義諫義宣曰臣見德川氏所謂天授非人力所能也与伐會津家之福也義宣与義重咸不可既神祖將西使者謂曰子許我入仙道今去水戶數里止軍我未知子之所為也夫天下之勢不以子為輕重子孰計從事心子不能保社稷伐會津出質子遣弟從軍唯子擇焉

義宣曰臣於將軍非有怨惡豈肯將軍然臣之子在大阪無可質者不者豈待將軍之令諸將請伐之神祖曰譬諸草木三成根也伐根則枝葉從墮留皆川下妻兵而行政義曰內府南歸士卒無有關心擊之可擒義宣亦不能用政義曰危哉若之國既不從內府得志必先伐我亦不結三成得志必疑於君兩失之不若竊遣一將從內府如此不至亡常義宣乃予政義數百人遣吏既德祖外誅三成而還見義宣使道側曰野鳥入懷獵者在之忘人之惡石之進也神祖曰舉兵相滅無國不者焉所以惡義宣

於景勝者以欲兩亨其利也父子雖無道政義之忠可善焉不奪水戶以竟政義之世慶長七年政義死上移義宣食砥沃五万石義宣曰會津首事而食十之二臣勅會津者罪在不遣弟實病不任行是以遣政義今臣所得不能十之一臣惑焉臣恐削弱而絕宗祀上乃与仙北十五万石書至即日行從者七十騎群臣叩馬諫曰常兵不下五万食支十年城高地深足敵天下君計不出此棄先君墳墓如不毛之地群臣願以死守水戶一去水戶衆離不可用義宣曰政義以內府為天授信矣我前殺三十六將奪其

地今我左右咸其父兄若子弟婚姻也一日不忘報  
仇而院首不動者非愛我畏我也畏天下共誅之也  
公等雖不惜死安能率仇讎而亢天授之衆哉兵未  
交而難作于內公等止策馬而行羽之地蓋大於常  
云徙羽十餘歲凡再起徒役甲寅上秋景勝自鳴野  
義宣自今福夾大和川而進柵原康勝本多忠朝堀  
尾忠晴在二侯後阪兵斷隄植柵中軍使者安藤正  
次屋代勝永伊藤政世進攻柵不克二侯乘之阪將  
正倫欲斷橋中砲義宣乃移其柵于東後藤政次与  
秀賴自接上望見政次曰我兵氣迫与木村重成渡

部亂馳之見柵固砲多涉水伐景勝遇伏敗忠晴進  
騎擊亂張西翼發砲政次劍退重成破柵至帳下涉  
江宜利擊之追至柵所重成大呼及斬宜利戰益急  
義宣執陌刀親戰米澤將親憲之水中發砲康勝忠  
晴從箇助之阪兵竟敗義宣使謂康勝等曰微君救  
之殆敗時人稱其有礼上賜書戶村十大夫梅津憲  
忠大塚九兵黑沢甚兵信大内藏賞其功明年自秋  
田赴阪會城壞義宣弟曰威重貞隆威重承芳名氏  
後居會津為伊達政宗所害亡歸其兄以稱病不從  
軍奪所食也貞隆承岩城常隆後義宣無子以貞隆

子義隆為嗣寬永十年義宣卒代立部島居忠恒土  
收賴行岩城宣隆六鄉政勝浚江都隍義隆卒子義  
處立憲宗時封母弟義和二万石庶兄義興子義都  
万石義處卒子義格立義格卒無子立義知子義峯  
以族人義道為義和後義峯無子義都子義堅以其  
地入為宗後

鍋島直茂藤秀卿玄孫近藤修行後也修行兄曰公  
光為寵造寺氏祖修行七世孫經資為太宰少貳支  
庶有教賴者食邑肥前鍋島為鍋島氏天文中寵造  
寺隆信強征伐四方薩代之戰敗死子政家幼在纏

祿中

隆信以直茂至親數立大功亦驟諫已出鎮柳川於是大臣迎  
初隆信母自嫁駿河守清房...前妻子生

加賀守直茂居佐賀代撫其衆秀吉入九州立

花宗茂為言見直茂而政家愚不有所立衆不附見  
通讓于直茂約傳之子隆房云直茂子勝茂遂削任  
軍事見隆房若贅旒然寬永初隆房子李明詣江都  
訴之不見省客死于會津知與不知咸敗焉朝鮮之  
役以秀吉薨諸將欲大戰而後去直茂以無益止之  
敵亦幸我去不出後直茂見三成將作難造神祖左  
右諷喻冀其有悟迎世子婦于已舍預作之備乱作  
避幼子侍妾居阪者然不堪列族勝茂攻伏見大津  
當進攻松阪會直茂書至使人清洲而反三成死勝

茂請伐柳川贖罪至則父已破柳川乃与黑田孝高  
加藤清正取柳川出其衆後父子朝江都三佐興作  
甲寅直茂前致仕居小城後起父子共從軍明年出  
軍不及攻城勝茂長子曰元茂有文武材追尚岡部  
主生子男三人終黜元茂立主之子忠直為肥前守  
賜松平氏其弟直澄封蓮池直繼封鹿島忠直早死  
上令直澄蒸其夫人立忠直子元茂為副監其家事  
直茂之死閔元茂不立与小城盡食鍋嶋之地有七  
万石寬永中勝茂從上朝京師拜侍從部生駒高俊  
伊達秀宗織田信友織田信勝秋月種春島津忠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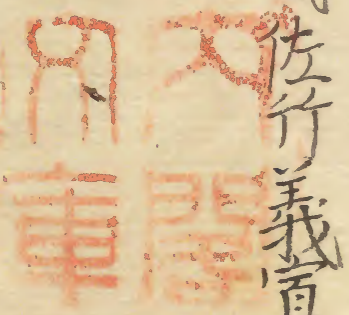
遠藤慶利一柳直盛京極高廣京極高三青木重兼  
織田尚長小出三尹吉田重恒久留嶋通春城江都  
耶蘓起出兵刈田三十人總督重昌台為先鋒元茂  
將之島原侯曰賊起于島原我當先擊之重昌曰諾  
為海路先鋒元茂為山路先鋒明年正月重昌死于  
賊勝茂父子至自江都賊夜襲不利又築夾城通外  
城勝茂攻之諸侯將出見之而止會御史職充見城  
東無人直傳堞佐賀兵徙之縱火追攻子城翌日福  
山侯先入已勝茂代之殲賊元茂直澄咸善戰遠毀  
其城上徵勝茂數以擡進兵停朝數月後命福園佐



賀交成長崎備波示杜元示也蠻船入崎港遣船二  
百三十兵八千驅出之明曆三年勝茂老孫光茂立  
憲宗時乞骸骨傳子細茂字伯因細茂卒弟吉茂立  
吉茂德宗時卒弟宗茂立宗茂老子宗教立自光茂  
役咸化元服賜松平氏為丹後若信濃守拜侍從  
小城族元茂子曰直能字伯養病乞骸骨弟元武立  
給事于中元武子元延直英相及有國  
蓮池族直澄三傳曰直就當德宗時

初勝茂身忠茂仕太宗為給事中和泉守食土千石  
其子正茂勝茂以少子直繼為正茂之子子万石既  
正茂有子復然待已如支族及直繼与地不年往來  
於是分直繼以鹿島二万石今備前守直鄉者其曾  
孫也

史臣曰戰國紛爭之時闢見讐隙為利忘義唯權不  
妄動、必克而見伐者不怨可不謂有道哉闕原之  
事不得已于勢孤而內有致仕侯之不渝國不削非  
幸也錫島氏父子頗近之其不能恤人之孤易媚媚  
主伐交圖存亦何足道哉亦何足道哉佐行義宜始  
信邪謀終聽政義中道而後者耶



司文尚長崎藩及示社元元世世入時  
新張物從新知縣其前商對命陳所  
意好交商官亦時其與商亦所及與商  
世以誠信及及子嗣由及其市並呼人  
善者其子亦應其所以商所其去及  
其情其心商所其以商所其去及  
史其曰其國其商其之其國其商其  
其情其心商所其以商所其去及  
其情其心商所其以商所其去及  
其情其心商所其以商所其去及

